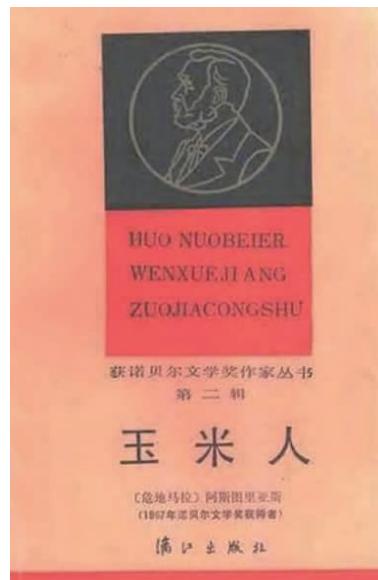


《危地马拉传说》



《玉米人》



《总统先生》

# 阿斯图里亚斯:写拉丁美洲自己的小说

□ 邱华栋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属于“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潮流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那一代,和博尔赫斯、卡彭铁尔、胡安·鲁尔福等人共同掀起了现代主义文学在拉丁美洲的勃兴。

米·安·阿斯图里亚斯1899年出生在危地马拉城,父亲是当地一位有声望的法律工作者。他母亲是一位老师,因此,小米·安·阿斯图里亚斯的家庭成长环境充满了人文气息。为了躲避当权者的排挤和迫害,他父亲离开首都,带领全家来到了危地马拉的内陆地区工作,而那里的农村和山地都是穷乡僻壤,交通不便,居住着大量的土著印第安人。于是,米·安·阿斯图里亚斯从小和那些印第安人来往,对他们的口头传说、宗教信仰、感情世界和日常生活十分熟悉。1907年,父亲带着一家人重新回到了危地马拉城。米·安·阿斯图里亚斯中学毕业后,按照父亲的愿望,进入危地马拉大学法律系攻读法律,一边刻苦学习,一边还利用假期的时间,多次到人口占整个危地马拉总人口一半的农村印第安人居住区进行实地调查,最终写出了一篇优秀的学士学位论文《印第安人的社会问题》。

1923年,24岁的米·安·阿斯图里亚斯凭借那篇优秀论文所获得的奖学金,离开了危地马拉,前往英国留学,在伦敦呆了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丧失了对法律的兴趣,他又来到了法国,在一位考古学家的指导下,开始找到了新方向——研究古印第安文化,并且根据法文译本,用西班牙文重新翻译了拉丁美洲的古代神话著作《波波尔·乌》,并且从中寻找到了一条文学的写作方向。《波波尔·乌》这本书,是拉丁美洲印第安基族人流传下来的古老的神话传说经典,它讲述的是拉丁美洲人的起源和发展。翻译这部拉丁美洲土著神话传说的经典,使米·安·阿斯图里亚斯获得了从外部重新审视拉丁美洲本土文化的视角和眼光。同时,他根据掌握的民间文学材料,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写作。

1930年,居住在法国的米·安·阿斯图里亚斯用西班牙文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危地马拉传说》,在马德里出版。这是一部带有人类学和民间传说特征的故事集,收录了危地马拉人关于火山、财宝、创世的神话故事,展现出一个充满了神奇、魔幻、原始和怪异色彩的拉丁美洲。这本书使一些欧洲作家对他刮目相看,他们敏感地觉得,一个大作家诞生了。米·安·阿斯图里亚斯还和同一时期流亡在巴黎的古巴作家卡彭铁尔一起创办了文

学杂志《磁石》,主要发表一些带有超现实主义特征的实验作品,团结了一批拉美青年作家。

1933年,米·安·阿斯图里亚斯回到了祖国危地马拉,这期间,他一边从事新闻工作,一边写作诗歌和长篇小说。1937年,他出版了诗集《十四行诗集》,收录了他早期创作的一批韵脚独到的诗作。后来,随着危地马拉的政权更迭,政局朝着有利于知识分子的局面发展,也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他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出任了危地马拉驻阿根廷和墨西哥使馆的外交官。1946年,在墨西哥,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总统先生》,一鸣惊人。

《总统先生》是拉丁美洲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重要作品,是拉丁美洲“反独裁者小说”品种中最好的一部。《总统先生》擅长运用口语和对话,十分生动自然。阿斯图里亚斯运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和对话与意识流,将一个人的语言和言语、内心的声音和外部的说话,都呈现出来,将主观的感觉和客观存在,将梦幻手法和对社会现实的摹写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过去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小说。

当时,评论家还没有想好如何给他的这种写法命名,到了他的长篇小说《玉米人》出版之后,他就被戴上了一顶“魔幻现实主义”的帽子,开始声名远播、响彻拉美了。

长篇小说《玉米人》出版于1949年,是米·安·阿斯图里亚斯的重要代表作。在这部小说中,他利用自己对古代美洲印第安文化和信仰体系的研究、对他们日常生活和现实生存的了解,花了3年的时间写出来的。从结构上看,这部小说更像是是一部拼贴起来的故事集,从不同的侧面来映射出整个结构,讲述了6个人的故事,每个故事本身是独立的,但是主题则是统一的。小说有两个层面的叙述,一个层面是去描绘印第安人的世界观、生死观和信仰体系,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描绘这些印第安人的糟糕的现实生存的境遇。当代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在殖民主义和本土独裁者接连压迫统治之下,过着贫困、压抑、朝不保夕的生活。《玉米人》深受拉丁美洲神话经典《波波尔·乌》的影响,将印第安人的创世传说纳入其中,因为,在古代玛雅人看来,人是不分生死的,万物是有灵魂的,人和动物、植物是可以不断地以转世的方式存在下去的,印第安人还认为,人是玉米做的,人死了,就会变成玉米,玉米被人消耗之后重新变成人。小说的6个片段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拉丁美洲历史和传说的壁画长卷,使我们看到了危地马拉广阔的社会现实和神奇魔幻的印第安人的心灵世界。

在小说《强风》中,他写的是美国的果品公司对拉丁美洲一些海岸国家的经济入侵,和一些小的香蕉种植园与美国跨国大公司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小说《绿色教皇》则将叙述的视角转向了另一个角度,讲述了另一个美国人汤姆森的故事。小说《被埋葬者的眼睛》以一则印第安传说作为故事情节的出发点。“香蕉三部曲”分别从旁观者、征服者、被征服者的角度,展开了围绕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经济作物香蕉的叙述,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如同匕首和投枪一样,直接扎向了拉美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所导致的社会问题。

1956年,米·安·阿斯图里亚斯出版了中篇小说《危地马拉的周末》。小说采取了从较小的角度入手去写具体

在《玉米人》中,最令人惊奇的,我想就是米·安·阿斯图里亚斯对印第安人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现实生存几个方面的书写。他以结构现实主义加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巧妙地结构了整部小说,使作品看上去就像一块七巧板,互相连接、互相映衬、彼此参照,然后形成了一个整体,将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展现了出来。小说中,出现了危地马拉的很多社会场景,地点在转换,出场的几十个人物也不断地活动其间,他们在自己特殊的信仰体系下生存,梦幻和现实互连互通,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混淆。

这部小说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问题。自从西班牙和其他欧洲殖民主义者“发现”美洲之后,拉丁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就遭到了灭顶之灾,文化被毁灭、生命被消灭、生存被压制。他们过去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后来竟成了欧洲人侵者的奴隶,成为下层贫民。

米·安·阿斯图里亚斯用《总统先生》和《玉米人》这两部长篇小说,奠定了他在整个拉丁美洲20世纪小说史中的地位,这两部小说也充分体现出他以文学介入现实、以文化映照现实的创作态度,同时,他写的又是一种文化小说,是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和理解拉丁美洲现实的现代新小说。

自从《总统先生》和《玉米人》获得了很大成功之后,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阿斯图里亚斯又完成了长篇小说“香蕉三部曲”:《强风》(1950)、《绿色教皇》(1954)和《被埋葬者的眼睛》。这三部小说在主题上十分统一,都是反对美国资本主义对拉丁美洲的掠夺性开发的,写作手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风格。从小说的艺术性上来看,这三部作品比不上《总统先生》和《玉米人》,但是也不能忽视。因为此时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扮演的,是时代的喉舌这个角色。

在小说《强风》中,他写的是美国的果品公司对拉丁美洲一些海岸国家的经济入侵,和一些小的香蕉种植园与美国跨国大公司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小说《绿色教皇》则将叙述的视角转向了另一个角度,讲述了另一个美国人汤姆森的故事。小说《被埋葬者的眼睛》以一则印第安传说作为故事情节的出发点。“香蕉三部曲”分别从旁观者、征服者、被征服者的角度,展开了围绕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经济作物香蕉的叙述,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如同匕首和投枪一样,直接扎向了拉美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所导致的社会问题。

三

1956年,米·安·阿斯图里亚斯出版了中篇小说《危地马拉的周末》。小说采取了从较小的角度入手去写具体



邱华栋

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出版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喘息》《正午的供词》《中国屏风》等九部;发表有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随笔、评论500余万字。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1899—1974)

诗人、小说家,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生在危地马拉城,在内地土生土长的印第安居民当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来,回到首都,攻读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后担任律师。一生写了十部小说、四部诗集和几个剧本,在危地马拉乃至拉丁美洲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以结构现实主义加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巧妙地结构了整部小说,使作品看上去就像一块七巧板,互相连接、互相映衬、彼此参照**

的人的手法,来呈现历史大事件,将一个改变了国家命运的周末刻画得十分生动。1961年,他又出版了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中篇小说《小马拉哈多》。此外,阿斯图里亚斯还写有长篇小说《这样的混血女人》(1963),讲述了一个为了发财,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故事:男人尤米把他的老伴出卖给魔鬼,而魔鬼正是美国玉米叶魔鬼。混血姑娘在小说里是个恶人,她把尤米的灵魂引向了魔鬼。小说情节充满了魔幻色彩,同时,还探讨了美国对拉丁美洲无处不在的影响。

米·安·阿斯图里亚斯后期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里达·莎尔的镜子》(1967),收录了描绘几百年历史的危地马拉城市的作品。小说集中随处可见他对危地马拉的风景、山川和人物充满了感情的描绘。他后期的作品,还有历史小说《马拉德龙》(1969)和长篇小说《多洛雷斯的星期五》(1972)。他还是一位诗人和剧作家。除了最早出版的诗集《十四行诗集》,还出版有诗集《云雀的鬓角》(1949)、《贺拉斯主题的习作》(1951)、《玻利瓦尔》(1955)等。他的诗歌风格将超现实主义元素和拉丁美洲的印第安文化结合起来,描绘了拉丁美洲的美丽风光、温情美好的家庭生活、古代神话的再生等等,带有浓厚的抒情诗特征,平实感人,充满了赞美大地的激情。他的剧本有取材于印第安神话的《索鲁娜》(1955),还有现实题材的《讹诈》《干堤》《国境线法庭》等,这些剧作都收录在他1964年出版的《剧作全集》里。

1967年,米·安·阿斯图里亚斯因为“作品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的气质和印第安人的传统之中”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他病逝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作为20世纪拉丁美洲最早尝试使用现代主义手法并结合本土文化资源的作家,他如同一个人在荒野上走路,最终顽强地走出了一条新路。他说:“拉丁美洲的小说是我们自己的小说,想要名副其实,就不能背离我们全部伟大文学的过去和现在一直保持的伟大精神。假如你写小说仅仅是为消遣,那就请你把它们付之一炬吧!退一步说,即使你自己不烧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小说也会和你一起,从人民大众的记忆里抹掉。”

他在小说上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现代主义小说的火种带到了拉丁美洲,在小说中加入了大量魔幻、神奇、荒诞的情节,以及一些匪夷所思的、超越现代物理学知识的东西,来曲折地、艺术地反映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成为时代的伟大“喉舌”。最终,米·安·阿斯图里亚斯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